

北平

郑振铎

北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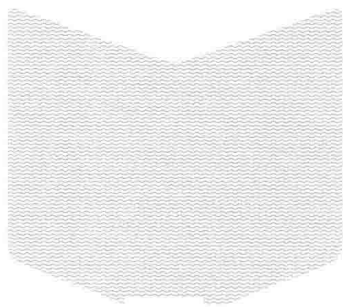
郑振铎

大家散文文存精编版

Zheng Zhenduo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UANG WENYI PUBLISHING HOUSE

北平



郑振铎 著

高金林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平 / 郑振铎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1

(大家散文文存: 精编版)

ISBN 978-7-5594-1340-6

I. ①北… II. ①郑…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2873 号

书 名 北平

著 者 郑振铎

责任编辑 孙金荣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875

字 数 21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340-6

定 价 32.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辑一 山中杂记

前记——山中通信	003
月夜之话	007
山中的历日	013
塔山公园	018
蝉与纺织娘	022
苦鸦子	026
不速之客	029
山市	033

辑二 海燕

蝴蝶的文学	041
离别	052
海燕	057
大佛寺	060
阿剌伯人	064
同舟者	067
宴之趣	074
黄昏的观前街	079

辑三 西行书简

题记	087
从清华园到宣化	089
大同	093
云岗	098
从丰镇到平地泉	115
归绥的四“召”	120
百灵庙之一	124
百灵庙之二	130
百灵庙之三	133
昭君墓	136
包头	140

辑四 蛰居散记

《蛰居散记》自序	145
暮影笼罩了一切	147
鹈鹕与鱼	151
最后一课	155
烧书记	159
从“轧”米到“踏”米	164
韬奋的最后	169
记吴瞿安先生	174
记复社	179
售书记	183
我的邻居们	187

忆愈之	190
辑五 集外拾翠	
欢迎太戈尔	197
纪念几位今年逝去的友人	203
记黄小泉先生	215
北平	219
永在的温情——纪念鲁迅先生	230
一个女间谍	237
吴佩孚的生与死	241
惜周作人	245
悼夏丐尊先生	249
悼许地山先生	255
想起和济之同在一处的日子	260
忆六逸先生	265
忆贤江	269
哭佩弦	272

辑一 山中杂记

前 记

——山中通信

亲爱的诸友：

二十四日^①很早的起来，几乎近二三年来没有起得那末早过，匆匆的赶到车站，恰好高先生和唐先生也到了。这一次真不能不走。一则因为有好同伴，一路上可以谈谈，二则在上海实在不能做事，几乎有两个礼拜没有做事了，再不到清静些的地方，专心做些事，真要不了。因此便决心立刻走。

也许是靠了一班英美的贵族（在中国他们真的是贵族）的力量吧，由上海到莫干山，一路上真是方便。铁路局特别为游山者设了种种的便利的运输方法，到了艮山门（杭州的近郊）早有一列小火车在等着我们到拱宸桥了；到了拱宸桥，又早有一艘汽船在等着我们到莫干山前的

① 根据《山中的历日》一文所说日期以及本文文末所列写作月日，此处之“二十四日”疑为“二十二日”之误。——编者注

三桥埠了；到了三桥埠，又早有许多轿夫挑夫在等着我们了。上了轿，行李无论多少，都不用自己费心，花了挑力，他们自然会把这些东西送上来，一件也不会少。比我们苏州扬州的旅行，还要利便得多。一点麻烦也没有，车轿夫包围之祸也没有。如果旅行是如此的利便，我们真要不以旅行为苦而以为乐了；如果天目，雁荡，峨嵋，泰山诸名胜，也有那末样的利便，我想中国一定可以有不少人会诱起旅行的兴趣的。

话说到此，我们却不能光羡慕他们洋贵族的有福气，光嫉忌他们的有势力。我们自己不去要求，不去创造，幸福与势力，自然不会从天而降了。原来他们到了一个地方，看不惯的事，就要设法改革，一受了什么委屈，就是大声控诉（不管这些控诉是否有效），与个人，与公共有妨碍或不便利的地方，便要写信或亲自去闹，去质问；人人如此的注意到，如此的关心到，个人与公共的幸福与势力，当事者自然的会一天天的晓得改良，以适应大家的需要，以免得大家的责备了，自然的会注意到个人与公共的安全与幸福了。试问我们有没有如此的注意到，关心到自己的与公共的幸福呢？请想一想，我们自己愧也不愧！

在《山中通信》这么清雅的题目之下，却一开头便写上这么一段的大议论，也许要引起一般雅士的厌弃，好在我的通信本也不预备给那些雅士看的。

沿路的景物真不坏，江南的春夏原是一副天上乐园的景色。一路上没有一块荒土，都是绿的稻，绿的树，绿的桑林。偶然见些池塘，也都有粗大的荷叶与细小的菱叶浮泛在水面。在汽船上，沿河都是桑林与芦苇。有几个地方，水的中央突出了一块桑田，四周都是碧油油的水，水面上浮着不少的绿萍，一二小舟，在那里徐徐的往来，仿佛是拾菱角的吧。我们的船一经过，大浪便冲上这些岸边，至少有千百的浮萍是被水带上岸滩而枯死的。轿子走了一段平路，便上山了。他们抬得真吃力：前面的一个，汗珠如黄豆大，滴在山石上，我初次还错认为下雨；后

面的两个，急促的喘声，却自然而然的会使人起了一种不安之心。走到太高峭之处，有时我们也下轿来步行，以减轻他们的劳苦，这自然使他们很高兴。轿夫大都是温州人，他们说的不三不四的官话，一听就知道是我的半同乡。五时上轿，到了八时才到滴翠轩。因为夜色朦胧，山径两旁的风光却不曾领略得到。晚霞留在山峰，云色至为绚烂；将圆的明月，同时在我们的后面升起；到了林径时，月光照在竹林，照在轿上，地面朦胧的有些影子摇动着。鼻管里嗅着一种特有的山野的香气，这些香气大约由无数的竹林，松林和野草山花的香花所混合成功的，所以我们辨不出究竟是什么样的香气，却使我们自然而然的生了一种由城市到山野的所特有的欣悦之情。这些情绪为什么会发生的呢？我以为这也许是蛮性的遗留，因为我们的祖先是千万年的久在山洞水涯的，所以时时有一种力，会引我们由城市到乡野，使我们每到山野便欣悦起来。但肇黄说，这也许是人类的好奇心，或厌故喜新的心理之表现。

闲话不谈，且说我们到了山中，见了灯光很亮的地方，同时又听见电机的扎扎，与瀑布的潺潺，便与高唐二位分路了，他们是到那灯光很明亮的铁路饭店的；我又走了一程，才到滴翠轩，全个房子乌黑的，看不见一点光，这真出乎意料之外。遇见了管事的孙先生和住在这里的郑心南先生，几乎面目都辨不清楚。好久，才点上一支红烛。心南说，大家早已去睡了，天一亮就起来，灯是不大点的。这真是“山中有古风”呀！

这里的轿夫和挑夫很和善，并不像上海和扬州苏州那末样的面目可怕，给他们些赏钱，便道了谢，再也不多要，也许是我们已给得满意了。然而数目实在是不多。

坐轿除了不安之心在作祟外，别的都不坏，省足力自然是第一，其次，在慢慢的一步一步的上石级时，轿子却有韵律似的谐和的波动着，那种的舒适真不是坐汽车，马车，人力车乃至一切的车所能想象得到

的。不过我对于坐轿是一个“乡老”，因为向不愿意坐，凡上山总是依赖自己的足力，这一次要不是被派定要坐的，也决不会自动的想坐的，所以说的话，在久于坐山轿的人看来，也许要有些“村气”。

自从上午十一时后，我们还没有吃一顿舒服的东西，肚里很饿。滴翠轩却什么食物也没有了，只得由旁路到铁路饭店找高唐二位，心南也同去，恰好他们在吃饭，便同吃了。那里真是一所 Modernized^① 的旅馆，什么都有，电灯，风扇以及一切的设备，使我们不晓得自己是在山中，如果前面没有山，耳中没有听见潺潺的水声。可惜位置太低了，没有风，远不如滴翠轩之凉爽。

与他们回到滴翠轩，说是步月，那月光却暗淡已极，白云一堆堆的拥挤在天上。谈了一会，我去洗了一个澡，并没有什么设备，不过是冷热水同倒在一个大铅桶中而已。洗完了澡，他们已经去了，说是：明日也搬到这里来住，因为凉爽。晚，先在心南房里同睡。蚊子颇不少。

以后的话，下次的信再说；为了夜，什么东西也看不清，什么地方也未去，山上的风物和形势，毫不知道，只好止于此了。

再者，还有一件事未说：我们的汽船到了武康县左近时，见到无数的裸体小孩在水中立着泅着，住屋多半用木柱建在水上，颇像秦淮河两旁，水之不洁亦略相似。最可怪者，乃是有许多家的屋下，木柱之旁，建了不少的厕所，其形式颇似寺观中之所有者；一船的洋贵族，连我们，都很注意这种未之前见的奇景。我们真会废地利用呀！

7月24日早

（《山中杂记》，开明书店1927年1月出版）

① 英文，现代化。

月夜之话

是在山中的第三夜了。月色是皎洁无比，看着她渐渐的由东方升了起来。蝉声叽——叽——叽——的曼长的叫着，岭下涧水潺潺的流声，隐略的可以听见，此外，便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月如银的圆盘般大，静定的挂在晚天中，星没有几颗，疏朗朗的间缀于蓝天中，如美人身上披着蓝天鹅绒的晚衣，缀了几颗不规则的宝石。大家都把自己的摇椅移到东廊上坐着。

初升的月，如水银似的白，把她的光笼罩在一切的东西上；柱影与人影，粗黑的向西边的地上倒映着。山呀，田地呀，树林呀，对面的许多所的屋呀，都朦朦胧胧的不大看得清楚，正如我们初从倦眠中醒了来，睁开了眼去看四周的东西，还如在渺茫梦境中似的；又如把这些东西都幕上了一层轻巧细密的冰纱，它们在纱外望着，只能隐约的看见它们的轮廓；又如春雨连朝，天色昏暗，极细极细的雨丝，随风飘拂着，我们立在红楼上，由这些蒙雨织成的帘中向外望着。那末样的静美，那末样柔秀的融和的情调，真非身临其境的人不能说得出的。

“那末好的月呀!”肇黄先生赞赏似的叹美着。

同浴于这个明明的月光中的,还有梦旦先生和心南先生。静悄悄的,各人都随意的躺在他的摇椅上,各自在默想他的崇高的思绪。也不知道有多少秒,多少分,多少刻的时间是过去了,红栏杆外是月光,蝉声与溪声,红栏杆内是月光照浴着的几个静思的人。

月光光,
照河塘,
骑竹马,
过横塘。
横塘水深不得过,
娘子牵船来接郎。
问郎长,问郎短,
问郎此去何时返。

心南先生的女公子依真跳跃着的由西边跑了过来,嘴里这样的唱着。那清脆的歌声漫溢于朦胧的空中,如一塘静水中起了一个水沓似的,立刻一圈一圈的扩大到整个塘面。

“这是各处都有的儿歌,辜鸿铭曾选入他的《幼学弦歌》中。”梦旦先生说。他真是一个健谈的人,又恳挚,又多见闻,凡是听过他的话的人,总不肯半途走了开去。

“福州还有一首大家都知道的民歌,也是以月为背景的,真是不坏。”梦旦先生接着说;于是他便背诵出了这一首歌。

原文:

共哥相约月出来,

怎样月出哥未来？
没是奴家月出早？
没是哥家月出迟？
不论月出早与迟，
恐怕我哥未肯来。
当日我哥未娶嫂，
三十无月哥也来。

译文：

与他相约月出来，
怎么月出了他还未来？
莫不是我家月出得早？
莫不是他家月出得迟？
不论月出早与迟，
只怕他是不肯来了吧！
当日他没有娶妻时，
没有月的三十夜也还来呢。

这首歌的又真挚又曲折的情绪，立刻把大家捉住了。像那末好的情歌，真不多见。

“我真想把它钞录了下来呢！”我说。于是梦旦先生又逐句的背念了一遍，我便录了下来。

“大约是又成了《山中通信》的资料吧，”肇黄先生笑着说道，他今天刚看见我写着《山中通信》。

“也许是，但这样的好词，不写了下来，未免太可惜了。”

“我也有一个，索性你再写了吧。”擘黄说。

我端正了笔等着他。

七月七夕鹊填桥，
牛郎织女渡天河。
人人都说神仙好，
一年一度算什么！

“最后一句真好，凡是咏七夕的诗，恐怕不见得有那样透彻的口气吧。可见民歌好的不少，只在自己去搜集而已。”擘黄说。

大家的话匣子一开，沉静的气氛立刻打破了，每个人都高高兴兴的谈着唱着，浑忘了皎洁月光与其他一切。月已升得很高，倒向西边的柱影，已渐渐的短了。

梦旦先生道：“还有一首歌，你们听人说过没有？”

“采蘋你去问秋英，
怎么姑爷跌满身？”
“他说：相公家里回，
也无火把也无灯。”

“既无火把也要灯！
他说相公家里回，
怎么姑爷跌满身？
采蘋你去问秋英！”

“是的，听见过的，”擘黄说，“但其层次与说话之语气颇不易分得出

明白。”

“大约是小姐见姑爷夜间回来，跌了一身的泥，不由得起了疑心，便叫丫头采蘋去问跟班秋英。采蘋回到小姐那里，转述秋英的话，相公之所以跌得一身泥者，因由家里回来，夜色黑漆漆的，又无火把又无灯笼也。第二首完全是小姐的话，她的疑心还未释，相公既由家回，如无火把也要有灯，怎么会跌得一身泥？于是再叫采蘋去问秋英。虽然是如连环诗似的二首，前后的意思却很不同。每个人的口气也都逼真的像。”梦旦先生说。

经了这样一解释，这首诗，真的也成了一首名作了。

真鸟仔，
啄瓦檐，
奴哥无“母”这数年。
看见街上人讨“母”，
奴哥目泪挂目檐。
有的有，没的没，
有人老婆连小婆！
只愿天下作大水，
流来流去齐齐没。

这一首也是这一夜采得的好诗，但恐非“非福州人”所能了解。所谓“真鸟仔”者，即小麻雀也。“母”者，即女子也，即所谓公母之“母”是也。“奴哥”者，擘黄以为是他人称他的，我则以为是自称的口气。兹译之如下：

小小的麻雀儿，